

《詩·衛風·碩人》新釋

譚步雲*

摘要：先秦經典自焚書以後，雖經漢儒鉤沉而得以部分復原，但存在釋讀上的問題實在是意料中事。因此，以新見材料修正既往文獻的訛誤是歷代訓詁學者的工作之一。傳世的毛詩〈碩人〉，如同其他先秦作品一樣，存在不少異文，從而產生理解上的分歧。本文利用東漢鏡銘以及阜陽詩簡〈碩人〉對勘毛詩，重新對這個作品進行釋讀，以期最大限度地得到確解。譬如第一章，筆者以為鏡銘的「石人」、「登公」較之傳世本的「碩人」、「譚公」更符合歷史記述，也更切語意。對其他諸如「蝤螿」、「瓠犀」、「敖敖」、「翟茀」等傳世本中疑問多多的詞語，筆者也重新作出合乎邏輯的詮釋。此外，結合毛詩相關篇章的內容以及《古列女傳》所載，筆者對第三、四章作了全新的解讀，認為〈碩人〉一詩的主旨應為「誠諭女子」，而不是毛詩序的「閔（憫）莊姜也」。

關鍵詞：《詩·衛風·碩人》 阜陽詩簡 東漢鏡銘 箋釋

傳世本毛詩〈衛風·碩人〉凡四章：

碩人其碩，衣錦褰衣。齊侯之子，衛侯之妻。東宮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譚公維私。
手如柔荑，膚如凝脂。領如蝤螿，齒如瓠犀。螭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！
碩人敖敖，說於農郊。四牡有騶，朱幘鑣鑣。翟茀以朝，大夫夙退，無使君勞。
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。施罟濞濞，鱣鮪發發。葭葦揭揭，庶姜孽孽，庶士有暵。

應該是個完整的作品，大體可通讀。毛詩序云：「閔莊姜也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。莊姜賢而不答。終以無子。國人閔而憂之。」¹ 乃基於當時的認知：第一章述「碩人」身份來歷。第二章極盡「碩人」容貌動態的描寫。第三章，朱熹以為「言其車服之美也」。² 只可視為朱子的理解，未必準確。我以為當言「碩人」好郊遊而未盡婦道（詳下說）。第四章，朱熹一仍舊貫以為「言齊之強也」。³ 似乎與已經遠嫁的莊姜沒

* 譚步雲，廣州 中山大學 中文系副教授。

1. [漢]毛亨傳，[漢]鄭玄箋：《毛詩》（據相台岳氏家塾本排印），卷3，頁11。

2. [宋]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3，頁15。

3. [宋]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卷3，頁16。

什麼關係，倒是可能因「碩人」品行而生發的議論。

清人黃位清曾綜合董理歷代諸本異文，匯集了豐富的資料，為準確理解這個作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。茲摘引如次：其碩，《玉篇》作碩碩。褰，《中庸》及《說苑》作綱，《儀禮》作景，大徐本《說文》：「褰，泉屬。從林，炎省。《詩》曰：衣錦褰衣。」《尚書大傳》作賴，《釋文》綱本作賴。譚，《白虎通》作覃公惟私，馮按：譚姓當作鄆，覃是省字。瓠犀，《爾雅》作瓠棲。小徐本《說文》：瓣，從瓜，辨聲。臣鑑曰：瓜也。一名瓠犀。詩曰齒如瓠犀是也，《爾雅》作瓠棲。螭首，大徐本《說文》作類首。盼，唐石經同，小字本、相臺本、閩本、明監本俱作盼。阮記：盼字是。按：盼音係，大徐本《說文》恨視貌。與此異義。說，《釋文》說本或作稅，毛始銳反，舍也。鄭讀作襪。鑣，《玉篇》作儻。翟芾，《周禮》注作翟蔽。活活，大徐本《說文》作活。眾，大徐本《說文》作罟。濺濺，《說文》：濺，礙流也。從水濺聲。《詩》云：施罟濺濺。發，韓詩作鱗，大徐本《說文》：「鮫，鱧鮪鮫鮫。」謁，《釋文》引韓詩作桀，健也。⁴ 儘管如此，讀者也許不難發現，落實到具體的字句，仍然疑問多多，乃至詰屈聱牙。

值得慶幸的是，1977年在阜陽雙古堆汝陰侯墓中所出漢簡竟然有《詩·衛風·碩人》的斷簡殘章：

……（衛侯）之妻。東宮之妹，刑侯之姨……（s068）

……如凝脂。頰如鱗鋪，齒如會師。隕首蛾麋……（s069）（參看圖一）⁵

稍後，在武漢文物商店發現的一面東漢銅鏡也載有相關銘文，⁶ 儘管文字歧異，字數偏少，但也是四章：

石人姬姬，衣錦緞衣。夷侯之子，衛侯之妻。東宮之妹，刑侯之夷，登公惟私。
手如謙淒，膚如凝脂。頰如柔夷，齒如會師。隕首蛾麋，嚙咲吟兮，美目曠兮！
石人嗷嗷，稅於蕞郊。四牝有橋，洙□珽柳。臣□以朝，大夫宿退，每使君勞。
河水漾漾，北流……（參看圖二）

三本異文，早有學者作過比勘，⁷ 但仍有深入訂定的空間。筆者以為，三本優劣互見，可據以對勘刊誤。

碩人其碩，衣錦褰衣：「碩人」一詞，《毛詩》凡四見，除了此作外，還見於〈衛風·考槃〉、〈邶風·簡兮〉以及〈小雅·白華〉。毛詩序避而不談「碩人」意涵。

4. [清]黃位清：《詩異文錄》（清道光二十四年松風閣刻本），卷1，頁20-21。步雲按：以下所引異文均據此著，不另注。

5. 參看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：〈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〉，《文物》1978年第8期，頁12-33。又參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、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：〈阜陽漢簡《詩經》〉，《文物》1984年第8期，頁1-12。

6. 徐豐梅：〈東漢詩經銘文鏡〉，《江漢考古》1985年4期，頁77。

7. 張吟午：〈毛詩、鏡詩、阜詩《碩人》篇異文比較〉，《江漢考古》1986年4期，頁92-93。

《爾雅·釋詁》云：「碩，大也。」《說文》云：「碩，頭大也。」（卷九頁部）鄭箋采前者釋義，云：「碩，大也。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。」這個釋義，只部分切合〈邶風·簡兮〉中的「碩人」。筆者一直以來對此解頗有疑惑：五大三粗也好，頭如巴斗也罷，於女子而言，絕對談不上漂亮。偏偏此詩描寫的是莊姜，貴為諸侯妻妾，當不至於如此不堪吧。因此，第二章有關莊姜相貌的描寫恰恰說明了「碩」可能只是個通假字，鏡銘本的「石」纔是本字。毛詩序一句「賢而不答終以無子」即曝露了莊姜的情性。前賢云：「左氏說：衛莊公娶于齊，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，美而無子。衛人所為賦〈碩人〉也（隱三年）。」⁸ 故此所謂「石人」，實在是比喻其冷艷如玉石美人，因而衛侯疏遠之乃致無兒無女。〈小雅·白華〉「念彼碩人」【箋】云：「碩，大也，妖大之人，謂褒姒也。」⁹ 史稱褒姒冷若冰霜，不苟言笑，周幽王為博其一笑竟舉烽火以召諸侯。如箋可信，則〈小雅·白華〉中的「碩人」亦「石人」也。〈衛風·考槃〉中的「碩人」，其含義也約略相同，形容其人孤僻冷傲，蘇世獨立，隱居塵外。其頤，鏡銘作「姬姬」。鏡銘是。此句可能當作「石人其姬」。意思是說，「石人」是位王妻。《廣韻》云：「姬，王妻別名。」（卷一，頁二十九）娶，或作「綱」，或作「賴」，或作「蕪」，或作「景」。《說文》有「綱」，云：「急引也。」（卷十三糸部）而「賴」、「蕪」都是異體，均非所指。顯然，《說文》的「釵」可能才是本字。所謂「錦釵衣」，當指麻織的雜色衣物。不過，鏡銘作「衣錦緞衣」似更為直截了當，也更容易理解。

齊侯之子，衛侯之妻。東宮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譚公維私：朱熹說：「女子後生曰妹，妻之姊妹曰姨，姊妹之夫曰私。邢侯、譚公，皆莊姜姊妹之夫。」¹⁰ 譚公，除《詩》外，僅見。傳世典籍或作譚子。而「譚」，大徐本《說文》作「鄆」，釋云：「國也。齊桓公之所滅。从邑覃聲。」（卷六邑部）但這個字卻從未見於銅器銘文。而鏡銘的「登公」，當指鄧國國公。銅器銘文屢見鄧國器（或其地之器），或作「鄧」，如「鄧尹疾」（《集成》02234）、「鄧子午」（《集成》02235）、「鄧公乘」（《集成》02573）、「鄧伯吉」（《集成》10121）等。「鄧」也作「登」，如「登伯」（《集成》02536）、「登公」（《集成》3590、03591、03775、03776、03858）等。¹¹ 《說文》：「鄧，曼姓之國。今屬南陽。」（卷六邑部）在典籍中，譬如《左傳》，鄧亦屢見。如隱公十年：「春王正月，公會齊侯、鄭伯于中丘。癸丑盟于鄧。」¹² 又如桓

8. 氏著：《周人經說》（清功順堂叢書本），周說四，頁29。

9. 〔漢〕毛亨傳，〔漢〕鄭玄箋：《毛詩》，卷15，頁10。

10. 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卷3，頁15。

11. 本文所徵引的銅器銘文例，均請參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修訂增補本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4月第1版。本文簡稱《集成》。

12. 〔晉〕杜預：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（景玉田蔣氏藏宋刊巾箱本），卷1，頁15。杜預注：「鄧，魯地。」步雲案：是次會盟，目的乃在於伐宋，結合下文所引兩次會盟均在第三方的鄧地舉行的情況推測，杜注似有可疑。

公二年，「秋七月杞侯來朝。公即位而來朝。蔡侯、鄭伯會于鄧。」¹³ 再如成公九年：「楚人以重賂求鄭。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。」¹⁴ 據上引隱公十年所記，齊與鄧素有往來毋庸置疑。況且，據《說文》所述，譚國是被齊桓公滅掉的，那麼，齊、譚兩國是否存在政治聯姻不無疑問。因此，鏡銘的「登（鄧）公」可能纔是正確的版本。

手如柔荑，膚如凝脂：「柔荑」，鏡銘作「謙淒」。由於鏡銘下文尚有「柔夷」一詞，所以毛詩的「柔荑」可能是「謙淒」之通假。《說文》云：「謙，薄水也。一曰中絕小水。」（卷十一水部）又云：「淒，雲雨起也。」（卷十一水部）形容女子的玉手纖指如水般柔若無骨。「凝脂」，鏡銘作「凝脂」。這裡固然可以視為通假。但是，據《類篇》，「凝」為「膩」異體，那麼，形容皮膚細膩光滑用「膩」似更切語意。東漢時人王逸註宋玉〈招魂〉「靡顏膩理」曰：「靡，緻也。膩，滑也。」¹⁵ 可證。當然，視之為「凝」的孳乳字也未嘗不可。

頰如蝨螬，齒如瓠犀：毛詩、漢簡作「頰」，鏡銘作「頰」。作「頰」為長。「頰」殆形近而訛。至於毛詩的「蝨螬」、鏡銘的「柔夷」和漢簡的「蝨舖」，筆者以為漢簡文本最不可取。什麼是「蝨螬」，向來被解釋為「木蟲之白而長者」。相信，這個「蝨螬」很難讓讀者與美女的「延頸秀項皓質呈露」（曹植：〈洛神賦〉）聯繫起來。「蝨舖」，如果只是「蝨」，其柔軟滑膩的特質，用以比喻女子的脖子還是有幾分合適的。但多了個「舖」，卻又讓人猶豫不決了。因此，當以鏡銘文本為是。柔夷同柔荑，用植物的柔枝嫩莖形容女子的脖子。次句毛詩「瓠犀」，鏡銘作「會師」，漢簡作「會珣」。朱熹云：「瓠中之子方正潔白，而比次整齊也。」¹⁶ 「瓠犀」即瓠瓣。以瓠瓣比喻牙齒整齊潔白，頗感牽強。我們且來看看古人是如何形容唇齒的：「唇如激丹，齒如齊貝。」¹⁷ 「齒如含貝，嫣然一笑。」¹⁸ 「唇若積朱，齒如排玉。」¹⁹ 顯然，形容牙齒整齊潔白，用貝或玉比用瓠瓣更為貼切。因此，根據鏡銘和漢簡的異文，「瓠犀」可能當作「會師」，讀為「會珣」。會，合也；珣，玉也。意思相當於「含玉」。

螭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：何為「螭首」，朱熹云：「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。」²⁰ 「螭首」，鏡銘作「隕首」。「隕」，字書不載，不明所以。「螭首」與「蛾眉」對舉，傳世本似乎更容易讓人接受。然而，「螭」可能只是「頰」的通假字。大徐本《說文》云：「頰，好兒。从頁爭聲。《詩》所謂『頰首』。」（卷九頁部）當然，「湔首」似乎亦通，形容「碩人」整潔的容貌。鏡銘「哮咲咲兮」，除了「咲」是

13. [晉]杜預：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卷2，頁1。

14. [晉]杜預：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卷12，頁19。

15. 氏著：《楚辭章句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9，頁7。

16. [宋]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卷3，頁15。

17. 《莊子·盜跖篇》句。見[宋]林希逸：《莊子口義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9，頁27。

18. [戰國]宋玉：〈登徒子好色賦〉句。見[明]陳第：《屈宋古音義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3，頁27。

19. [宋]陳田夫：《南嶽總勝集》（民國卅園先生全書本），卷下，頁32。

20. [宋]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卷3，頁15。

「笑」的異體外，「哮（豕驚聲，大呼也）」、「唳（誼也，大也，動也，不安靜也）」都是通假的用法。盼，典籍或作「眄」，鏡銘作「瞶」。《說文》：「眄，恨視貌。」（卷四目部）又：「瞶，恨張目也。从目賓聲。《詩》曰：『國步斯瞶。』」（卷四目部）又：「《詩》曰：『美目盼兮。』从目分聲。」（卷四目部）既然是「巧笑倩兮」，斷然不至於怒目恨視。那麼，「美目盼兮」纔算落到實處。

以上一章極盡莊姜美貌之描述，而全然不涉「碩」義，可見鏡銘是而傳世本非。

碩人敖敖，說於農郊：敖敖，鏡銘作「嗷嗷」。朱熹謂之「長貌」顯然是不準確的。²¹「敖」、「嗷」均是「遨」的通假字。《詩·邶風·柏舟》可證：「微我無酒，以敖以遊。」²²重文既補足音節，也強化詞義，相當於「遨遊」。「說」，鏡銘作「稅」，猶言「稅駕」，車駕停歇。²³「農郊」，鏡銘作「麓郊」。當以前者為是。

四牡有驕，朱幘鑣鑣：鏡銘作「四牡有橋，洙□坵柳」。「牡」、「牝」本無多大差別，但從詩意以及中國古代禮制考慮，當以「牝」為長，特指「碩人」所用車騎。「橋」自是通作「驕」，毋庸細說。而「洙□坵柳」相對於「朱幘鑣鑣」而言，也是傳世版本更勝。「鑣鑣」，盛貌，用以形容「朱幘」。則《玉篇》異文「儻儻」義亦近是。《詩·齊風·載驅》：「汶水滔滔，行人儻儻。」鄭【傳】云：「儻儻，衆貌。」²⁴

翟芾以朝，大夫夙退，無使君勞：「翟芾以朝」一句，前賢所釋「翟羽之車設蔽」云云，純屬望文生義，不得要領。鏡銘「臣□以朝」正與下文相對應，是說「碩人」把車駕用作郊遊，而臣屬則用以早朝夙退，以免勞頓。因此，「臣」下所闕文疑「用」字，而「翟芾」當「臣用」之誤。鏡銘的「大夫宿退，每使君勞」，與傳世本相去不遠，「宿」同「夙」，「每」當作「毋」，同「無」。

此章述莊姜盛服冶遊，恐有背婦道。西漢時人劉向撰《古列女傳·齊女傅母》，有此詩產生背景的詳細描述，或可作為此章注腳：「傅母者，齊女之傅母也。女為衛莊公夫人，號曰莊姜。姜交好始往，捺行衰憐，有冶容之行，淫泆之心。傅母見其婦道不正，諭之云：『子之家世尊榮，當為民法則。子之質聰達於事，當為人表式。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。衣錦綉裳，飾在輿馬，是不貴德也。』乃作詩曰：『碩人其碩，衣錦綉衣。齊侯之子，衛侯之妻，東宮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譚公維私。』」²⁵可見，朱子以為此章「言其車服之美也」，未能切中肯綮。

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：「洋洋」，盛大貌。鏡銘通作「漾漾」。「活」，大徐本《說文》作「湑」：「水流聲。」（卷十一水部）

施烝濊濊，鱣鮪發發：烝，大徐本《說文》作烝；濊濊，《說文》作「濊濊」，並

21. [宋]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卷3，頁15。

22. [漢]毛亨傳，[漢]鄭玄箋：《毛詩》，卷3，頁1。

23. 稅駕，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語。[唐]司馬貞云：「稅駕猶解駕，言休息也。」參看氏著：《史記索隱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21，頁9。

24. [漢]毛亨傳，[漢]鄭玄箋：《毛詩》，卷5，頁7。

25. [漢]劉向：《古列女傳·齊女傅母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1，頁8-9。

云：「濺，礙流也。从水濺聲。《詩》云：『施罟濺濺。』」（卷十一水部）二句皆「比」也：一方面比喻河水浩蕩，水流暢順，宜在水中設置網罟。另一方面，以落入網罟的鱖魚、鮪魚比喻「碩人」之受婦道之困。發，韓詩作鱖。大徐本《說文》作「鮪」，引作「鱖鮪鮪鮪」（卷十一魚部）。「發」通假字，「鱖」為其後起字。本字當作「鮪」。鮪鮪，羣狀魚類在網罟中遊動跳躍所發出的聲響。

葭莢揭揭，庶姜孽孽，庶士有暵：「揭揭」，長也。「庶姜」，殆語意雙關，既指普通女子，又指莊姜的行為舉止與庶民無異。「孽孽」，盛飾。大徐本《說文》：「暵，去也。从去曷聲。」（卷五去部）《釋文》引韓詩作桀，健也。《釋文》作「桀」是對的，惜乎釋義未逮，當釋作「賊人多殺曰桀」。²⁶ 由此可知「暵」當讀為「曷」，用如「害」。²⁷「有」，動詞詞頭。庶士，《詩經》常見，釋為「調庶人在官者」。例如：「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」（〈標有梅〉）這幾句大概是說：普通女子如像葭莢瘋長那樣不加節制而冶容盛飾，便容易引致男子加害。言外之意則是普通女子尚且如此，何況是王妃貴婦呢？

最後一章的主旨，竊以為應是誡諭女子務必以碩人為鑒。誠如《古列女傳·齊女傅母》所言：「砥厲女之心以高節，以為人君之子弟，為國之夫人，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。女遂感而自修。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。莊姜者，東宮得臣之妹也，無子，姆戴媯之子桓公。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，有寵驕而好兵。莊公弗禁。後州吁果殺桓公。詩曰『母教孫升木』，此之謂也。頌曰：齊女傅母，防女未然。稱列先祖，莫不尊榮。作詩明指，使無辱先。莊姜姆妹，卒能脩身。」²⁸ 這大概也可視為全詩的主旨。

據毛詩序，《詩經》中有四首詩歌是莊姜創作的，即邶風中的〈綠衣〉、〈燕燕〉、〈終風〉和〈日月〉。不過，朱子卻說：「此詩（引案：指〈綠衣〉）下至〈終風〉四篇，序皆以為莊姜之詩，今姑從之。然唯〈燕燕〉一篇詩文略可據耳。」²⁹ 那麼，莊姜是否真如劉向所言「卒能脩身」了呢？我們不妨先讀讀這個作品的毛序鄭箋：「〈燕燕〉，衛莊姜送歸妾（莊姜無子。陳女戴媯生子，名完。莊姜以為己子。莊公薨，完立，而州吁殺之。戴媯於是大歸。莊姜遠送之于野，作詩見己志）。」³⁰ 再來看看詩歌原文：「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」、「瞻望弗及，佇立以泣」、「瞻望弗及，實勞我心」，可謂情深意切，不再是冷豔之人了；「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淵。終溫且惠，淑慎其身。先君之思，以勸寡人」，克盡婦道也矣！

可藉以判斷劉向是而毛亨非。

26. 〔南朝宋〕裴駰引《諡法》云：「賊人多殺曰桀。」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2，頁17。

27. 曷通作害，用例甚夥。請參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），頁615。

28. 〔漢〕劉向：《古列女傳·齊女傅母》，卷1，頁9。

29. 〔宋〕朱熹：《詩序》（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），卷上，頁10。

30. 〔漢〕毛亨傳，〔漢〕鄭玄箋：《毛詩》，卷2，頁3。

或據「譚公維私」而以鏡銘為魯詩，³¹ 當然只是沿襲舊說罷了。今天看來，不無疑問。且不說「譚公」當作「登（鄧）公」，即從典籍所載考察，也知容有可商。《論語·八佾》第八章引文作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素以為絢兮。」³² 多出末一句，與毛詩異，歷代學者多目為逸詩，唯獨王先謙認為此乃魯詩：「魯此下有『素以為絢兮』句。」³³ 如王說可信，則鏡銘非魯詩可以斷言。至於阜陽詩簡，李學勤以為齊詩。³⁴ 或可備一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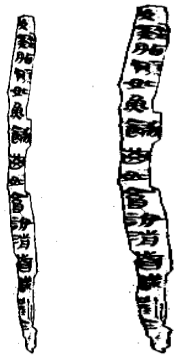
結語

拜託出土文獻的重見天日，讓我們可以利用鏡銘版本以及漢代簡本校勘傳世本〈碩人〉，其中某些字句於是得到確解，而其題旨也得以重新釐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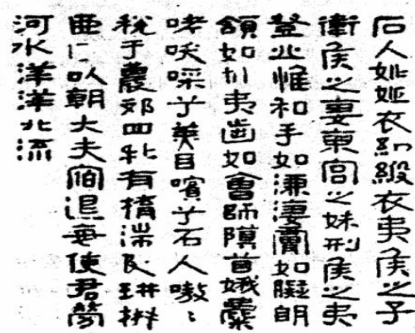
西漢時人戴德《大戴禮記·武王踐阼》云：「王聞書之言，惕若恐懼，退而為戒書。於席之四端為銘焉。於机為銘焉。於鑑為銘焉。於盥盤為銘焉。於楹為銘焉。於杖為銘焉。於帶為銘焉。於履屨為銘焉。於觴豆為銘焉。於戶為銘焉。於牖為銘焉。於劔為銘焉。於弓為銘焉。於矛為銘焉。」³⁵ 銘文之作用，於此可知一二。漢代鏡銘，多為吉祥語句。迄今所見，以《詩經》為鏡銘僅此而已。不過，鏡銘中也有其他經典名句。筆者曾在湖南省博物館見過一面鑄有「蓬生麻中不扶而直」³⁶ 銘文的漢鏡。這恐怕與秦火後政府亟欲整理佚失古籍的舉措密切相關。鏡子是古代中國女子的日用品，上鑄〈碩人〉一詩以作女子訓誡，再自然不過了。〈唐鑑心鏡銘〉云：「貌有正否，心有善淫。既以鑑貌，亦以鑑心。」³⁷ 大致可窺造器者的良苦用心。

附圖：

圖一



圖二



□

31. 羅福頤：〈漢魯詩鏡考釋〉，《文物》1980年6期，頁80。
 32. 〔魏〕何晏集解：《論語》（景長沙恭弘觀古堂藏日本正平刊本），卷3，頁2。
 33. 氏著：《三家詩義集疏》（民國虛受堂刻後印本），卷3下，頁13。
 34. 李學勤：〈論《碩人》銘神獸鏡〉，《文史》30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），頁47-50。
 35. 景無錫孫氏小綠天藏袁氏嘉趣堂刊本，卷第六，頁1。
 36. 《荀子·勸學篇》句。參看〔清〕王先謙：《荀子集解》（清光緒十七年刻本），卷第一，頁3。
 37. 〔清〕馮雲鵬、馮雲鸞《金石索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872。